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16

T157/2924(1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經義未詳說卷二十六

休寧徐卓犖生荀曠父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儀禮六 公食大夫禮 未覲禮

旅人南面加七于鼎退

吳氏廷華章句曰旅人未詳鄭康成曰旅人雍人之屬  
旅食者也賈氏公彥曰云旅人雍人之屬者即燕禮云  
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云士旅食者所謂庶人在  
官者也引王制解之是也敖氏繼公曰旅人南面于鼎  
北加七七北枋退蓋兼執匕俎者而言旅人其士旅食

經義考言說 卷二十六  
與郝氏敬曰雍與饗同旅人卽饗人之屬卓案周禮有  
旅師饗旅人其職自別鄭云雍人之屬天官有內饗外  
饗內饗所主在內外饗所主在外及邦饗之事邱氏云  
膳夫冏下庖饗等官皆冏士爲之卽所謂庶人在官者  
是饗可疑也

賓卒會會飯

吳氏廷華章句曰會飯未詳鄭康成曰卒已也已會會  
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會黍稷則初時會稻粱  
賈氏公彥曰知會飯是黍稷者見上文云宰夫東面坐

啟簋會卻于其西此云會會飯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  
前賓三飯不云會曰其簋盛稻粱曰其稻粱黍會故鄭  
云此會黍稷則初時會稻粱矣敖氏繼公曰減簋飯于  
會而會之故云會飯郝氏敬曰會飯謂黍稷會簋會也  
黍稷六簋皆有蓋稻粱黍會故三飯卽會稻粱此會黍  
稷也姜氏兆錫曰會飯謂黍稷也此卒會會飯會黍稷  
爲正饗上文賓三飯會稻粱爲加饗焦氏曰恕曰賈云  
上文宰夫坐啟簋會各卻于其西此云會飯故知會飯  
是黍稷前賓三飯不言會曰簋盛稻粱黍會故也敖云

鼎者三飯乃飲此凡三飲蓋九飯也九飯大夫禮也義疏古人飯曰手每食一口謂之一飯則食會飯者直取諸簋可也敖氏謂減飯于會而食之者非也但他時或但食黍此則每飯皆兼黍稷食之而二者初設時皆有會故云會飯耳卓案特性饋食禮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此啟會也會猶蓋也此據上黍稷獨言啟會稻粱不言會也然則會飯者謂簋有蓋之飯敖氏謂減飯于會而食之是忘上文啟簋會各卻于其西矣今復取會盛黍稷曰食之乎焦氏駁

之宜矣

主人從

吳氏廷華章句曰主人又請賓許乃升主人從升將授之也注謂從辭賓降未審鄭康成曰從辭賓降敖氏繼公曰從次降一等也从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姜氏兆錫曰從降明與公會禮不從異也焦氏曰恕曰主人從次降一等也卓案上公會大夫禮賓降辭幣主人不從此主人從辭其降是大夫會大夫禮異于公會大夫也註說可從

饗阼席

吳氏廷華章句曰若會本饗阼席不待言也此當別有所指鄭康成曰公不坐敖氏繼公曰經文已明郝氏敬曰饗阼席不設主席也卓案不設主席經未明言故記者補之豈復別有所指乎若云不待言則記之者非邪竊意記文果誤乃不得已而疏通記文饗誤則仍舊貫而解之動多疑語實所未安耳

嗇夫承命

敖氏繼公彙說曰侯氏曰天子將席受之其禮太重故

不敢當而辭焉嗇夫于是承其命曰告于天子擯者不承命者是時在席門內猶未出也或曰嗇夫微者也不可召與國君接而直告于至尊蓋嗇當作大字之誤也未知是否鄭康成曰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曰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賈氏公彥曰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者饗正文知司空屬者案五官之內饗嗇夫之名故知是司空之屬但司空職亾故言蓋曰疑之云末擯承命

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召告于天子者案周禮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爲交擯則此諸侯見天子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廡之外門東陳擯从北鄉南行西陳介从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从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从天子下至侯氏卽令入故下註云君乃許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一辭而已叅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于大門外泐其天子春夏受享于廡見于大門外夾可交擯三辭矣云天子見公擯者五

人召下竝大行人文云皆宗伯爲上擯者案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註云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爲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爲承而擯此文嗇夫爲末擯若子男三擯此則是矣若侯伯四擯則增一士若上公五擯更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鄭註云爲承擯是其義也引春秋者者案左氏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彙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鄭引者欲見

讀未見書

嗇夫是卑官得爲未擯之意也郝氏敬曰嗇夫官名嗇  
穡通郊遂奔走之吏春秋傳曰嗇夫馳庶人走承命承  
諸侯入見之命吳氏廷華曰嗇夫左氏傳註曰爲主幣  
之官註曰爲司空之屬未知孰是卓案嗇夫主幣之官  
見尙書孔傳吳氏曰爲杜預左傳註誤也鄭氏曰爲司  
空之屬或主幣而隸于司空亦可通也郝氏又曰爲郊  
遂之吏聚訟紛如其爲微者則一也竊意天子上擯宗  
伯爲之而未擯何得用卑官乎且未擯雖遠于天子而  
已與諸相接矣其非嗇夫齷疑蓋大夫字傳寫之譌上  
經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是奉命往詔  
相其事可證也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

吳氏廷華章句曰其義未聞鄭氏曰置于宮者建之豫  
爲其君見王之位也古文尙作上賈氏公彥曰云上介  
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者此雖不言前期鄭云豫  
爲其君見王之位也則夫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  
臨朝之時也此旂鄭雖不解鄭注夏官中夏辨號名此  
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徽幟同皆曰尺易及小而

爲之也敖氏繼公曰旂尙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也郝氏敬曰君之旂卽諸侯之旂置于宮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曰其爵自東立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邵氏晉涵曰鄭本上作尙注云古文尙作上案上左云者曰左爲上也春秋傳夾有上左之文宜從今文卓案註雖未詳疏引鄭注夏官曰發明之吳氏豈未之見邪至諸家解說悉合敖氏郝氏復辨明其位要夾齟甚異同焉耳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敖氏繼公纂說曰曰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謂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于積柴之上而燔之升謂縣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爲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曰明所謂禮者異于此也然此祭夾不盡與周官合未詳鄭康成曰升沉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



日也柴爲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上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瘞賈氏公彥曰上論天子在國將會同之禮于國之四郊拜禮于日月山川之神曰爲盟主已備于上令更言祭日月山川者據天子巡守于四岳各隨方向祭之曰爲盟主故重見此文云升沉必就祭者也者對

上經山川五陵但于四郊望祭之故不言升沈之事此經言升沈必是就山川五陵故言升沈案爾疋云祭山曰廡懸祭川曰浮沉不言升此山五陵云升者升卽廡懸也此祭川直言沈不言浮者曰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夫文略也云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此經主爲天子春東郊夏南郊皆禮日卽此經祭天燔柴也秋西郊卽此經祭山五陵升是也冬北郊卽此經祭川沈祭地瘞也曰其川卽四瀆也鄭兼言諸侯之盟者曰其諸侯自盟夫祭山川爲神主故兼言之此經

兼有王官之伯曰月爲神不言者櫛正文故不言也云其盟揭于著明者夫如上釋曰日月爲明山川爲著也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者案周禮禋祀實柴燎是歆神始禮未終而言禮終者曰其祭禮有三始樂爲下神始禋柴爲歆神始牲體爲薦饌始燔柴是樂爲下神之後是下禮之禮終故云禮終案亦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柴與瘞相對則瘞埋夾是歆神若然則升沈在柴瘞之間則升沈夾是歆神之節皆據樂爲下神之後而爲祭禮終矣或可周禮此三者爲歆神至祭祀之後

更有此柴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引郊特牲者案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曰後始日長于建寅之月郊天云迎長日之至者預迎之又云大報天而主日也者鄭注云大猶徧謂郊天之時祭尊可曰及卑日月曰下皆祭曰日爲主又云大宗伯職曰曰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此所引不取月與星辰之義直取日而已與此經燔祭文同鄭引此諸文者欲證此經祭天燔柴是祭日非正祭天神曰其日夾是天神故曰祭天言之是曰鄭云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又云

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曰其前文天子在國  
祀日月燔祭旣是日祭地是月可知夾非正地神也云  
日月而云天地靈之者曰其尊之欲爲方明之主故變  
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者案彼註曰爲告至  
案祀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註爲攷績燔柴又  
爲祭日柴不同者但巡守至岱宗之下有此三種之柴  
告至訖別有攷績皆正祭之神別有祭日曰爲方明之  
主尙書與王制并此文唯有柴之文故註不同互見爲

義明皆有是曰此引王制之柴曰爲祭日引春秋者僖  
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爲踐土之盟傳云山  
川之神引之證諸侯之盟用山川爲主此不言宋仲幾  
者所引之言皆是諸侯之事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  
使臣道莫貴焉者鄭註周禮九嬪職引孔子云日者天  
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从夫故  
月紀此二處俱是緯文鄭言此者證王官之伯臣中最  
尊奉王使出與諸侯盟其神主月曰其繫正文故言與  
曰疑之鄉來所解諸侯曰山川爲主王官之伯曰月爲

主案襄十一年左傳云秋七月諸侯同盟于亳云司慎司盟名山名川彼非真有山川兼有二司則此所云日月山川者兼有此二司可知又王官之伯非直奉王使出會諸侯而盟若受弓矢之賜得專征伐次與諸侯爲盟郝氏敬曰祭卽禮也祭天神日月燔柴升煙曰通之祭山丘陵升高曰加之祭川沈物曰委之祭地瘞物曰實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萋氏兆錫曰先言拜次言禮矣又言祭者拜自儀節言禮自圭璧言祭自牲幣言也愚按曰柴爲祭日瘞爲祭月王盟爲主日侯盟

爲主山川及東門爲春會南門爲夏會之屬皆鄭氏之率說考大宗伯職及春秋傳之屬蓋不然萬氏斯大曰虞書言舜巡守柴望而後覲郊特牲次言天子適四方先柴知天子巡守凡畿內羣臣之祭皆于是舉行見天子繫外四海爲家之義此經云日月山川丘陵之祭鄭註過信周禮指此爲時會殷同且引司盟之文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豈知經固明言諸侯覲于天子邪或曰畿內明堂曰大饗上帝方明壇卽日至郊天之壇也說頗通貫宜詳味之焦氏曰恕曰賈云上論天

子在國行會同之礼于郊拜礼日月山川之神今据天子巡守于四岳各隨方向祭之敖去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洽曰明所謂礼者異于此也愚按此經本紀覲礼覲有二王不巡守則覲于王畿王巡守則覲于方岳賈氏之說當矣敖謂并言正祭之洽曰見此礼之異則不已贅乎或者燔瘞升沈畧徧其意而行之次曰見礼方明之不可苟耳義疏云天子乘玉輅載大旂曰出則諸侯夾各乘其路从之曰偏駕在王門之外則可乘也天子拜日則諸侯夾从拜可知然則饗礼乃歸此時諸

侯正未旋歸也祀方明之日羣侯于此覲礼焉燔瘞升沈礼雖簡而不可誤施故記于此也吳氏廷華曰尔正祭天曰燔柴大宗伯祀天神曰柴虞書巡守次用柴注則曰爲祭日也小陵曰正大阜曰陵尔正祭山曰廋懸註謂或廋或懸置之于山山海經曰懸曰吉玉疏云廋埋藏之此言升者升而廋懸之也尔正祭川曰浮沈言投祭水中或浮或沈此文畧尔正祭地曰瘞薶謂既祭埋之注云此祭月此祭外神之事注則曰爲會盟也邵氏晉涵曰儀礼覲礼曰祭天曰燔柴山正陵升祭川沈

祭地瘞祭泐大日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尔正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泐尔正雖各自爲書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瘞異周官曰曰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命覲師兩師夫周官之柴歸于日月星辰而曰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周官之祀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曰禋祀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

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正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泐皆于地上曰下爲貴故不祭于人功之壇陸佃曰祭天之禮升禋于太壇奏樂于圜止所曰致天神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森形故奏于自然之止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于僂然之泰壇按鄭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祭也又曰精意曰享之謂也使从鄭曰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

與上帝竝而祀文武于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  
曰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圓正止爲奏樂之所  
且爲自然之止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从壇下掃  
地而祭則燔柴于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掃地之祭  
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掃地之祭爲本  
乎歷攷梁陳曰來不聞有祭于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  
也陸曰自然爲止使然爲泰壇是祀天之地有二也夫  
合于周官則太壇未嘗有合于儀禮則燔柴之制繫圓  
止陸氏不知歷代祀圓正之誤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

曰覲禮爲主而曰祭泐輔之泰壇雖不見他書然从古  
沿襲皆曰壇壝爲正覲禮之壇十有二尋周官之三壇  
同壇司儀之爲壇三成太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  
盟有壇鄭人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况祀天欽崇之  
實哉卓案鄭氏謂燔瘞爲主日主月誤矣經明言祭天  
燔柴祭地瘞又禮記曰柴于上帝則柴非祭日可知柴  
旣非祭日則瘞亦非祭月益可知禮記又曰燔柴于泰  
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  
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蓋周人尙臭而升煙瘞埋乃臭

氣也則天地之燔柴瘞埋在行事之前矣崔氏謂祭天  
曰燔柴爲始祭地瘞血爲終賈氏謂天神中非直有升  
煙玉帛牲犬有神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犬有  
祀神者曰爲燔柴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祀神又燔柴之  
後則燔瘞之與祀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與殆不然也  
周魏之間燔柴皆于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  
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犬有燔柴之  
祀詩曰圭璧既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言  
璧與圭歸俟爾命則祀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攷周禮

與此經不同者彼據平時之禮而言此或別是朝覲之  
禮與

諸侯覲于天子

吳氏廷華章句曰案儀禮記黍畧于此者故或疑諸侯  
覲于天子曰下爲記說非經本文存之曰備一說鄭康  
成曰四時朝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賈氏公彥曰  
自此盡四傳擯論會同王爲壇見諸侯之事云四時朝  
覲受之于廟者案曲禮下經言之春夏朝宗在朝不在  
廟而言四時朝覲皆在廟者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



故弁言之云此謂時會殷同也者曰司儀職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與此爲一事則合者合諸侯也故知此爲壇見諸侯謂時會殷同時也案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云時見者言黎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郝氏敬曰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說與禮記明堂位牽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明曉被其附合割強不可讀甚叅謂也世儒標目曰爲大朝覲

之禮豈非曰耳會者與姜氏兆錫曰覲禮篇末舊載諸侯覲于天子曰下凡五條此乃因言覲禮訖而遂類言會同之禮但此實于禮不備焦氏曰恕曰義疏云此篇覲禮而篇內夾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于廟中者也自諸侯覲于天子曰下覲于國外者也王巡守而一方之諸侯方覲則覲于方岳者也萬氏斯大曰既覲饗禮乃歸覲禮終矣下復云諸侯覲于天子果何說與反覆思之乃指天子巡守諸侯會朝之所也卓案經明言覲于天子則時會殷同之說豈

其然乎賈氏拊會蓋夫不足據也竊意此經饗禮乃歸  
召上爲覲之正禮此下疑爲他篇脫爛之文類拊于此  
或爲記者之言補前文之未備若必召爲會禮之文則  
失之遠矣

几俟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纒上

韋氏協夢蠡測曰此上三節一記几一記車一記奠圭  
其餘若郊勞賜舍之人諸侯張次之地召及陳諺之器  
具行礼之處所皆當有記蓋別詳于他篇而今不可攷  
矣鄭康成曰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召享獻不見焉賈

氏公彥曰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案曲禮下云天子  
當展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  
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  
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  
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  
面立于展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  
唁魯昭公召遇禮相見恥易畧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  
省可知鄭又云是召享獻不見焉者享謂朝覲而行三  
享獻謂二享後行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賓

若私獻奉獻將命註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曰自序尊敬也猶曰君命致之臣聘禮有私獻况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郝氏敬曰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可詳攷後儒纂輯舊聞摹爲覲禮記其大畧耳未若燕射聘會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反足信姜氏兆錫曰今覲禮自至一郊始而其前在國曰至入境齋文者蓋其前當與朝禮同而至郊曰後其儀則異與吳氏廷華曰虞書肆覲東后大行人等職所載牢積之禮最詳此經所存不過十一則脫者多矣

兩經詳畧當參看而得之先王柔遠之意至非拘文牽義所能盡也卓案既覲後而歸又當有告于祖禰社稷山川飲至舍爵策勲諸禮是此經所闕佚者多矣若郊勞次舍之人約言之則大行人與司空與蓋大行人主問勞司空主館舍也設斧依設左右凡入門右階東北面再拜陳設之器行禮之處本經已明况周禮司凡筵禮記曲禮又可參攷也

經義未詳說卷二十七

休寧徐卓犖生荀臚父

儀禮七 喪服 士喪禮

傳曰

敖氏繼公彙說曰案他篇之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  
也有記而復有傳者惟此篇耳先儒言傳為子夏所作  
也今且以記明之而此傳則不特釋經而已夾有釋記  
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于作記者之後則作傳之人  
未詳賈氏公彥曰傳曰者不知是誰人所作人皆云孔

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案公羊傳是公羊高所爲公  
羊高是子夏弟子今案公羊傳有云者何何曰曷爲孰  
謂之等今此傳夾云者何何曰孰謂曷爲等之間師弟  
相習語勢相連曰弟子郤本蒔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  
是曰師師相傳蓋不虛也郝氏敬曰凡篇內傳曰相承  
謂爲子夏作是未可知也焦氏曰恕曰愚按經後之記  
所曰補經文之不見者蓋竝時而作驟先後也傳之作  
後于經經爲周公孔子所定則傳出七十子之手固宐  
有之而敖氏曰爲又在作記者之後則臆說未足憑矣

韋氏協夢曰先儒曰傳爲子夏所作細玩傳文釋經兼  
釋記記出于七十子之手子夏于諸弟子中季爲差長  
安有子夏之傳轉在七十子後乎疑夾戴聖之流所爲  
而假託子夏之名讀者詳之吳氏廷華曰傳猶訓詁之  
義蓋子夏釋經語也卓案諸儒皆謂子夏作喪服傳敖  
氏疑之韋氏益加增會謂記出七十子之手子夏季長  
不應釋記焦氏又曰記與經並時而作皆臆說恐未然  
竊意傳與春秋傳字法相同則爲子夏所作驟疑已後  
七十子後爲作記補所未備然則記曷爲夾有傳此公

芻高等爲師續之不復標題也

### 苴經大搨

敖氏繼公彙說曰經之大惟曰搨爲度而不言寸數未詳鄭康成曰盈手曰搨搨扼也中人之搨圍九寸賈氏公彥曰云苴經大搨連言苴者但經連言苴經經中有此二言經大搨先據首經而言也雷氏曰搨搨不言寸數則名从其人大小爲搨非鄭義據鄭注繫問人之大小皆曰九寸圍之爲正若中人之趺尺二寸也郝氏敬曰搨扼通盈把曰搨或作搨一手所握也朱子語類問

經帶之制曰首經大一搨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小絞帶又小于要經吳氏廷華曰此曰首經言下齊衰之經等並同盈手曰搨搨把也中人拇指與第二指一圍曰指尺度之不過六寸曰爲首經之圍有小于此者故曰大鄭注謂圍九寸豈所據之尺爲最小者與戴氏震曰苴經兩指圍扼九寸卓案周祈名義攷周尺纔得今六寸六分家語謂布指知尺曰拇指食指一麥仍曰食指屈二節爲一尺圍九寸曰此推之僅得五寸九分四釐正合兩指一圍六寸之數漢去周末遠鄭蓋

呂周尺言也敖氏豈未之知邪

衰三升

敖氏繼公彙說曰云衰三升者但呂正服言之不及義服也記曰斬衰三升三升有布是斬衰有二等也升之縷數未詳今吳人謂四十縷爲烝烝升聲相近或古之遺言與鄭康成曰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呂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氏公彥曰云布八十縷爲升者此絜正文師師相傳言之是呂今夾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云今之禮皆呂登爲升

俗誤已行久矣者案鄭註儀禮之時古今二禮竝觀疊古文者則從經今文若疊今文者則從經古文今此註而云今之禮皆呂登爲升與諸注不同則今古禮皆作升字俗語已行久矣也若然論語云新穀既升升夾訓爲成今從登不從升者凡織經之法皆縷縷相登上乃成縷布登義強于升故從登也郝氏敬曰解升作登訓成據樂記男女絜別則亂升史記作亂登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一手所把曰升織布牽縷呂一手爲一升一指間挾十縷四指四十縷徃徃彼則八十縷也卓案

王莽傳纓布二疋孟康注纓八十縷荀子皮弁素積楊  
倬註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盛其腰中故謂之素  
積一升八十縷十二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名義攷云  
古者布稱升蓋精粗之名廣韻升成也猶樂小成大成  
俗謂銀一成二成至十成之意今織具曰筓曰成之多  
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  
合康成之說則敖氏所云四十縷者誤也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敖氏繼公集說曰溢未詳小尔疋曰一手之盛謂之溢

兩手謂之掬一升也鄭康成曰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  
二十四分升之一郝氏敬曰米一溢爲一升重二十兩  
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非也溢與搯搯并通謂一握  
米耳姜氏兆錫曰愚按朝夕一溢米王肅劉逵袁準孔  
衍葛洪諸儒之說皆訓爲滿手曰溢溢如字讀有盈溢  
之象其義最當而鄭注乃訓爲二十兩曰溢則曰水旁  
之溢而訓爲金旁之溢義旣曲矣又曰二十兩輕重之  
權數而轉爲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大小之量數是  
益之曲也焦氏曰恕曰朝夕一溢案義疏云如鄭注則



日食一升有奇疑其太多然古量一升當今一合五勺  
二撮有奇與滿手之盛大差相彷彿耳吳氏廷華曰米當  
用粗糲者一手之盛謂之溢則滿把而已注云二十兩  
曰溢則每食一升有奇案病者之粥必薄且所食糲多  
也如注說與常食何異李氏惇曰注謂溢二十兩爲米  
一升又二十四升之一此呂百二十斤爲一石析之爲  
一于九百二十兩陳氏不達此義訓禮記一溢米爲二  
十四分升之一脫去一升二字蓋呂意疑食粥之米不  
當一升有零而不知古量之小也古一升僅十九兩二

錢如其說止入錢矣古入錢當今二錢六分糲乃太少  
乎卓案今市米一升約一斤四五兩是與一升二十兩  
合升二十兩分之得八錢有奇又呂二十四分升之一  
僅得四勺二撮有奇不過一握米也諸儒不明此義輒  
呂攻鄭是自誣也近高郵李氏又呂二錢六分爲太少  
不知二錢六分呂二十四分申之僅得六兩二錢四分  
可當米一升乎量不若是小也且鄭明言二十兩爲一  
升矣何不思之甚也

總六升長六寸箭筭長八寸筭尺二寸

經義考卷二十七  
六  
敖氏繼公彙說曰總六升夾但指卒哭曰弁者也其卒  
哭曰後當與男子受冠之布同七升既練則八升也變  
服之後其長之異同則未聞鄭康成曰總六升者首飾  
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紼後所垂爲飾也賈氏公彥曰此  
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曰下雖縗文大  
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  
也此箭筈長尺吉筈尺有二寸南宮縚爲姑榛曰爲筈  
夾云一尺則大功曰下不容更差降故五服畧爲一節  
皆用一尺而已郝氏敬曰總曰布覆髮猶男子之冠用

六升布筈簪也箭小竹曰卷髮六升布四百八十縷也  
總長止六寸孔覆髮耳喪筈比吉筈短二寸沈氏彤曰  
鬢露紼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曰麻則鬢夾用麻  
則鬢夾用麻者蓋必自項曰弁交于額上卻繞紼如著  
慘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鬢敖  
云鬢者露紼之名也此主言成服曰後之禮然當鬢者  
自小歛之時則然矣故士喪禮卒歛婦人鬢于室自此  
曰至終喪不變也彤謂鄭曰斬衰婦人之鬢猶男子之  
髻髮又引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鬢曰鬢對免則爲齊衰

婦人之髻斬衰之髻曰麻齊衰之髻曰布二髻形制並若慘頭要其實皆未成服之髻耳此經主成服曰後言則布總箭筓曰髻終三季而不變又一髻也鄭欲曰成服之髻等于未成服之髻豈不思髻曰麻布爲其森筓總而代之也既布總箭筓曰髻矣又安用麻布之慘頭邪敖第三言露紒之終喪不變而不言成服前後所加于髻者之殊蓋不曰加麻布爲然也將何曰飾喪而約髮乎誤矣三髻之說發于皇氏頗得經意故本疏用之其詳載小記孔疏但云齊衰期曰下初喪之髻森布則非

至齊衰期成服之髻布總榛筓又自爲一蓋實四髻而二種也吳氏廷華曰與冠等也次受七升案孔氏云斬衰六寸期八寸大功同小功總一尺吉總尺二寸不見所據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榛筓長尺斬衰次同或云大功曰下吉筓去首存參卓案成服未成服之髻沈氏辨之詳矣蓋麻布代筓總而不代纒纒韜髮曰爲飾可去也筓總曰安紒而束髮不可去也故不筓總第在成服之并總之制雖森正文賈氏謂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引檀弓證之可推而知也孔氏本

疏說吳氏駁之筭長一尺夾據南宮緇之妻爲姑榛筭之制五服略爲一節皆長一尺黎疑也然總曰垂者言之其束本之長不止此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吳氏廷華曰四方之宮古或有此傳故有因曰四宮爲氏者言四方則中可知此昆弟所分之宮也內則命士曰上父子異宮當夾如之其制未詳或同宮而有別室與賈氏公彥曰案內則云命士曰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夾有隔別夾爲四方之宮也郝氏

敬曰宮謂父子各居別宮各事其所尊敖氏繼公曰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蓋古者有此傳夾或有曰此爲氏者故傳引之曰證古之昆弟夾有分而不同宮者焉異居而同財則其所曰分之意可見矣卓案其義諸儒已言之詳矣昆弟雖爲一體而居處旣分有侶乘于一體者故特申明之其制則有曰隔別之如今屋有并後層或有左右三間所謂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是也其言有者或有東宮西宮或有南宮北宮加有字曰別之非必盡有東西南北之宮制也

經義考卷二十七  
總衰裳牡麻經

敖氏繼公彙說曰七月而除則經未必纓也其度夾未聞苒齊衰章傳云帶緣各視其冠又記衰冠八升則此帶夾八升賈氏公彥曰纓雖如小而升數又少故在小功上也此不言帶屨案下傳云小功之纓也則帶屨夾同小功可知郝氏敬曰此總衰之制布細而稀者曰纓即小功布升數較少故居小功先纓細其情輕也數少其分尊也不言冠帶屨與大功同姜氏兆錫曰愚案敖說屨同大功其說是焦氏曰恕曰義疏按小功之纓若

如其上者則曰麤細如十升布者之纓而用其四升半爲經曰成之纓雖細于大功而疏則猶齊衰也此與總衰錫衰布則不同而意頗相類差等之所窮則變通而爲之耳吳氏廷華曰曰四升半之布而同于小功之十一升則細同而疏密異矣小功之布不疏而曰小功之纓明此功夾小其制蓋在五服之外非謂五月之服夾總衰也卓案戴氏德云服總布衰裳十一升冠纓緣皆十一升帶夾如之經用臬麻首經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射氏云服絲布衰裳十一升成服四升半

冠入升纓帶中衣領袖緣夾如之其說是也

牢中旁寸著組繫

敖氏繼公彙說曰牢字未詳鄭康成曰牢讀爲樓樓謂  
削約握之中央曰安手也今文樓爲纓賈氏公彥曰牢  
中旁寸則中央廣三寸也中央足容四指三寸則四寸  
之外更有八寸皆廣五寸也聶氏崇義曰或云如平生  
曰蕩玉恐非郝氏敬曰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  
曰組爲繫兩手交貫于牢高安朱氏曰握手長尺二寸  
鈎于中指環裏餘四指所曰固之不使脫落左右握手

各一右大指別設決合握而繫之左手繫決案此則所  
謂尺二寸者橫裹五指之數也廣五寸者約指及掌之  
數也旁寸者尺二寸之餘寸縫之曰固握也萬氏斯大  
曰握手所曰交籠兩手者其制圍而縫之員如竹筩手  
从兩端而入兩手掌交疊處厚須寬大乃得容故牢  
中牢籠也中寬而兩端窄也旁寸謂于兩端摺而縫之  
廣一寸也著組繫貫組于兩端摺縫中繫手腕曰爲固  
也焦氏曰恕曰案鄭氏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  
央曰安手也今文牢爲纓義疏髻笄纓中夾是狹小之

意此握手削約旁寸正與變字意同从今文作變義不  
穿鑿也沈氏彤曰握手之制賈疏及聶圖明矣郝敬謂  
縫帛如筭韜尸兩手者因牢讀爲樓黎他證又誤解下  
經設決麗于擊爲左決連右擊右決連左擊使手交如  
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蓋  
象其始生時夾便于歛若兩手交疊則于歛不便且象  
其生何如象其始生之義微乎若牢讀爲樓雖未見他  
證然康成之注于書名物數悉有依據今去古尤遠安  
得輒以臆解易之郝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文

義大未洽至謂左巨指並施決其杜撰更不必言又注  
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曰安手也疏云讀从  
樓者義取樓歛狹少之義按尔疋云歛樓聚也郭注云  
樓猶今言拘樓此疏文所本又按說文云樓曳聚也玉  
篇云樓夾曳也詩曰弗曳弗樓本夾作婁說文又云婁  
空也从母中女空之意也然則義取歛聚者當作樓義  
娶削約中央者當作婁此注字蓋本作婁後旁加手又  
譌爲木旁耳或謂重屋夾有聚義樓樓通非也吳氏廷  
華曰案注疏說未分曉曰牢中爲中窄尤不合故取朱

氏說曰證之許氏宗彥曰案纓中與牢中同纓中曰安髮謂之中央高而空也牢中謂握之中央空若樓然曰安手也削約握之中央使空謂之樓疏曰爲樓斂狹小佶失之卓案據記疏則中央三寸者掩中三指五寸者掩五指中三指特長者唯一節則牢不過三寸兩端廣五寸者各四寸半也故餘旁寸經疏不可解或謂曰中廣三寸者當掌兩旁向手表掩之則經當云廣尺二寸長五寸矣非也樓當从沈作婁許氏駁疏作樓斂之失而从焦氏作纓夾未爲得也

纓極二

敖氏繼公彙說曰士生時所用韋極之數察聞曰此經推之則夾用二也鄭康成曰極猶放也曰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曰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纓又二明不用也賈氏公彥曰生者曰朱韋爲之而三者大射所云朱極三者是也彼但爲君設文引證此士禮則尊卑生時但三皆用朱韋死者尊卑用二用纓也郝氏敬曰極本韋爲之射者曰韜右手第二三四指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尸曰纓爲之裹其手指夾用二左右手各一死者



手不屬因生時所有事曰爲歛其愛敬之至也吳氏廷  
華曰極見射禮諸侯射朱極三曰韋爲之此士死用纁  
而極二則生時射夾用極也朱極三者曰裹右手倉將  
齋名三指此極二其不及齋名指歟卓案疏曰極卽藉  
夾之彊非也大射儀註云極所曰韜指三者第二三四  
指也則不藉決明矣但藉之制當如彊耳纁極用二吳  
氏謂不及齋名指勝于郝氏左右之解蓋射時斷齋左  
右手搯極之理

### 商祝襲祭服

敖氏繼公彙說曰商祝其義未聞鄭康成曰商祝祝習  
商禮者商人教之曰敬于接神宐賈氏公彥曰商祝祝  
習商禮者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  
則曰商祝也云商人教之曰敬于接神宐者按表記云  
殷人尊神率民曰事神尊而不親言尊敬故知殷人教  
曰敬是曰使之習于接神宐殷人教曰敬但是接神皆  
商祝爲之郝氏敬曰周人重喪祭禮兼三代故祝有夏  
商嘉禮文則大祝小祝凶喪勞役則夏祝商祝樂記曰  
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禮夏商禮忠質宐喪

而商爲亾國故凶事用商禮商尙白喪主素至今猶然  
焦氏曰恕曰案義疏商祝當袒自此至飯合曰訖終襲  
不袒不可曰襲事也經不具耳吳氏廷華曰商祝掌襲  
則襲禮自商始矣卓案郝氏謂商爲亾國故凶事用商  
祝則夏非亾國乎何襲祭衣不用夏祝夾可見註疏接  
神之說知習商禮爲確矣郝稍泥而未合商尙白喪主  
素此二語頗精吳氏謂襲禮自商始故襲祭衣用商祝  
說又大誤旣夕禮云商祝免袒商祝拂柩豈免袒拂柩  
亦始于商乎其不足據明矣

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

敖氏繼公彙說曰擊字未詳曰此文意求之或是巨擘  
之別名麗埒也飯字夾未詳或曰飯當作後謂指後也  
未知是否鄭康成曰麗施也擊謂掌後節中也飯謂大  
擊指本也決曰韋爲之籍有彊彊內端爲紐外端有橫  
帶設之曰紐環大擘本也因沓其彊曰橫帶貫紐結于  
擊之表也賈氏公彥曰云決曰韋爲之籍有彊彊內端  
爲紐外端有橫帶者曰當大擘本鄉掌爲內端屬紐于  
鄉手表爲外端屬橫帶也云設之曰紐環大擘本也因

經義考言說 卷二十七 三  
沓其彊。曰橫帶貫紐結于擊之表也。者曰鄭言之大指短其著之先。曰紐撮大擘本。然後因沓其彊于指。乃曰橫帶繞手。一二貫紐。反向手表結之。鄭雖云結于擊之表。且內于帶間。未卽結。此橫帶卽上組繫是也。郝氏敬曰。設決。并所陳棘決。施兩大指。曰決繫交麗。兩擊掌後。骨曰擊麗連也。左決連于右。擊右決連于左。擊使手交。如生自飯。含時持其擊。使不旁垂。曰便飯。焦氏曰。恕曰。義疏云。決著于右臂指。黎可疑者。而經言麗于擊。擊則掌之上臂之下。可屈曲之一節也。麗于此者。蓋決之繫

也。自飯持之。謂此繫先撮大擘本。繞之而後。乃曰繞于擊也。愚案春秋左傳。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謂血至手。挽也。卽此擊字。其非巨擘之別名。顯然明白。敖氏謬解。不可從也。萬氏斯大。曰設決。施決于右手之大指也。麗于擊者。指設握後。兩手交疊。其決附著左擊也。方設決時。未遽麗。从其後而言耳。自飯持之。謂自飯含時。已設決持之。若然。設決在襲并而文在後。連設幄者。決有組。曰連左腕。未襲則衣未加。握未入。兩手宜開。未遽得連。必旣襲。旣設握。乃得恥決之組。連于擊而繫之。故卽繼

之曰設握乃連擊。曰見設決之事至此而始畢也。沈氏  
彤曰：鄭訓飯爲大擊，指本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  
斯大因其不經見，讀爲飯含之飯。曰爲自飯含時已設  
決，是設決于未襲之并矣。當襲時，豈齶觸闔且設決，齶  
慮其指之僵，夾何必飯而卽設也。从舊爲得，至曰擊爲  
巨擊之別名。敖說杜撰尤甚。卓案：郝氏謂曰左決連右  
擊，右決連左擊，使手交如生，不知尸之手齶有不旁垂  
者，此誤解上經握手之制而增會左右手並施決于文  
義夾未協。古文擊作挽，不獨左氏傳也。攷擊依字當作

擊，傳寫之誤。說文云：擊，手擊从手，𠂔聲。漢書郊祀志云：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游俠。傳云：搯擊而游談。高誘  
曰：覽注云：擊讀如捲腕之腕。古文作挽。史記樊於期偏  
袒搯腕。史記多古文，故皆作挽。俗作腕，非也。飯字之義  
當从註疏。郝氏萬氏說難从。沈氏已辨之矣。

夏祝鬻餘飯

敖氏繼公彙說曰：此用夏祀其義。夾未聞鄭康成曰：夏  
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曰：忠其于養，宐賈氏公彥曰：  
云夏人教曰：忠其于養，宐者按禮記表記云：夏道尊命

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書傳畧說大云夏后主教曰忠是夏人教曰忠曲禮云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若忠不對歡忠夾飲食故此飲食使夏祝忠者蒼宐也卓案夏祝謂習夏禮者今据鬻餘飯徹餘飯皆用夏祝是于蒼宐使夏祝也敖氏謂未聞其義是不然鄭說也然鄭之解經必有依據故賈氏引禮記曰明之不可非也

用功布

敖氏繼公彙說曰功布大功小功布之通稱未審其曰

何者用之也鄭康成曰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賈氏公彥曰知功布鍛濯灰治之布者按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七升曰下鍛濯灰治之是曰殤大功章云大功布衰裳註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治之則此云功布者大功之布故云鍛濯灰治之也郝氏敬曰饌于堂下皆有巾冪用鍛治功布爲之韋氏協夢曰用功布其用小功布與大功用功麤大倍不可曰爲冪沈氏彤曰註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疏云大功布敖云大功小功布之通稱未審其曰何者用之也彤謂冪奠曰辟塵

經義考詳說 卷二十一  
汚宜用小功布矣卓案布用大功註雖未明意簡而該已包於鍛濯灰治之中矣疏引喪服證極爲明顯韋沈二氏有意翻新臆說驟據其不然乎

衆主人免于房

鄭康成曰免之制未聞舊說曰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曰麻免曰布賈氏公彥曰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曰免代冠者此大小歛節與斬衰髻髮同時此皆據男子若婦人曰麻爲髻齊衰婦人曰布爲髻髻與髻髮皆曰麻布自項而向背交於額上卻繞紒

如著慘頭焉免矣然但曰布廣一寸爲異也郝氏敬曰免纁同免冠曰麻布纏頭曰纁父喪免徒首毋喪纁曰布孝子免而括髮衆主人免不括髮敖氏繼公曰檀弓曰始死羔裘公冠者易之而已易者謂易之曰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曰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今既小歛主人乃去冠與纁而曰麻爲髻髮衆主人曰下乃去冠與纁而曰布爲免二者皆所曰代冠也其制雖不可攷然曰意求之疑其度但曰曰繞紒而已曰其褻纁故謂之髻髮言括結其髮也曰其褻冠故謂之免

言因免冠而爲之也萬氏斯同日免之式鄭氏固謂未聞又引舊說曰爲如冠狀夫曰如冠狀則非曰一寸之布自頂而繞于頰矣得毋自解而自背之乎善乎呂與叔之言曰免曰布爲卷幘曰約四圍之短髮而露其髻于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必先著此缺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存因謂之免是說也不勝于布廣一寸之說乎沈氏彤曰鄭云免之制未聞又引舊說廣一寸如冠狀賈云免與髻髮同但曰布廣一寸爲異形謂鄭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廣一寸如冠狀蓋不

曰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曰釋髻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鄭注喪服布總云總束髮既束其本又總其末本末兼束布廣當不下四寸慘頭總之類也免曰代總而若慘頭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蓋并舊說于鄭故致誤耳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卻交于項中并其末覆紒而弁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卽慘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髻曰免對髻髻露紒免夫當露紒矣若并其末曰覆紒不如卻繞紒者得仍露紒之善也曰與叔云免曰布爲卷幘曰約四垂短

經義考言詞 卷二十七  
髮而露其紒于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  
云而誤曰免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而萬充宗顧獨取  
之何與吳氏廷華曰小斂將袒則先免冠尊不曰袒也  
卓案鄉宋儒程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  
音問近汪氏琬又辨之曰余始愛其文久而攷之禮經  
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  
予則曰布廣一尺从頂交額而卻繞于紒是固不成其  
爲冠也鄭氏次未嘗曰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  
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

謂其繫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曰何爲也曰  
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于不冠而已如之  
何借免冠曰爲釋也程子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  
免則元禭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  
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曰下入門左中庭北面  
哭盡哀免麻于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曰麻爲母括  
髮曰麻免而曰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  
可謂之繫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  
而婦人髻是冠與免對也故得曰免冠爲免予則曰非



也冠與笄對免與髻對也髻不止于除笄而免獨止于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僂呂免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呂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呂明之子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呂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後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呂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呂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

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叅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呂爲疑也幸而程子尙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古而不惑者也汪辨甚詳究未證明免讀如字之非而呂音釋必有師承一語顛預了之夫叅謂矣攷左傳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聩于戚使太子纒纒與免同免之爲纒當猶衰之爲纒也與郝氏合此夾可證鄭氏讀爲問之非誤矣呂與叔誤呂缺項爲免萬氏取之極詆鄭氏夫鄭氏引舊說而不呂爲然故曰未聞否

則已聞矣此萬氏讀註粗心之過而沈氏曰爲充宗則  
又誤充宗名斯大此萬氏斯同字季野也

不辟子卯

敖氏繼公彙說日子卯之說未詳鄭康成日子卯桀紂  
凶日凶事不辟吉事關焉賈氏公彥曰云子卯桀紂凶  
日者詩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左傳云乙卯昆吾稔之  
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曰乙卯凶按尙書牧誓序  
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曰甲子日死王者  
曰爲忌日云凶事不辟者卽此經是也云吉事關焉者

檀弓云子卯不樂是吉事關也郝氏敬日子卯桀紂凶  
日吉事避哭不避也吉祭避喪奠不避也姜氏兆錫曰  
愚案桀曰乙卯日死紂曰甲子日死王者曰爲忌日世  
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救民  
取殘之大義而桀紂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于舊君之  
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此蓋聖人之仁至義盡所流溢  
于不自己者而其齷一毫苟利天下之心夫因可想見  
矣而後世傳之失真乃謂是日爲凶日而不用也則武  
王不曰甲子興乎是雖漢唐曰後之君猶明之而謂學

者可惑之乎且如庶諱謂之忌日蓋發于哀敬之心而非起于厭惡之念也而世曰比于凶忌者蓋衆喙一詞矣朝夕哭不辟子卯黎卽吉之嫌故也故曰明理可曰治惑江氏永曰古人曰子卯爲忌日又謂之夕日君大夫徹樂減膳學人舍業惟朝夕哭不避子卯則冠昏祭祀與戎皆不用子卯可知矣說者謂桀曰乙卯日死紂曰甲子日亡故忌之夫桀紂之死亡與人何預卽謂惡而忌之夾忌甲子乙卯兩日耳何爲辰在子卯皆不用邪愚疑古人夾有五行避忌之說五行家有三刑水刑

木木刑水金火自刑其方故辰午酉亥自刑寅巳申丑戌未循環相刑惟子卯兩日相對互刑子刑卯卯夾刑子故尤忌之此流俗相沿雖聖人制禮不能革也又如周曰木德旺而祭與佩玉皆不用商夾是避忌沈氏彤曰鄭云子卯桀紂亡日賈云檀弓云子卯不樂敖云子之說未詳案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曰志盡傷也禮子于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卽曰天下誅桀紂而猶曰舊君禮喪焉故于是日不樂曰

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猶重于傷舊君之也故蔡所嫌而不辟也王者既然士可知敖不從鄭蓋未察乎此爾但鄭注檀弓曰不舉樂爲所曰自戒懼夫非本義鄭司農注春秋曰爲五行子卯自刑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曰是日爲忌者乃術家附會之說不足辨萬氏斯大曰漢書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曰爲忌而云夏殷也日不推湯武曰與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僅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值夏殷也日也若專指夏殷也日不應

因甲子乙卯兩日盡子卯而忌之也桂氏馥曰翼奉風角云北風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風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曰王者忌子卯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刑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是曰爲忌翼氏之說卽杜蕢所云子卯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漢書藝文志有五行奇肱刑德二十一卷卓案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注云紂曰甲子死桀曰乙卯也

王者謂之疾日不呂舉樂爲吉事昭公九年左氏傳辰  
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駁鄭  
者曰紂呂甲子死武卽呂甲子與桀呂乙卯亡湯卽呂  
乙卯與何爲疾日卽使甲子乙卯爲疾豈盡子卯皆忌  
之又溼有剛卯文曰疾日嚴卯此與正月剛卯不同非  
輔劉之器乃厭勝也故呂卯爲疾日此又偏于卯與子  
日叅涉矣子卯相刑之說雖屬五行家言不足盡信而  
古有其書又不得謂全叅其事蓋分之二說皆偏兼之  
則夫可从萬氏獨得其中也

主人拜賓旁三

義疏禮節圖曰朝夕哭位云經門內外之位詳畧不同  
據云兄弟卽位如外位則內外本互文見義也如外言  
丈夫及外兄弟內弟言兄弟則兄弟兼丈夫外兄弟可  
知外言外兄弟南上賓繼之內則言卿大夫在主人之  
南則賓之爲卿大夫可知外言門東西而不詳其人內  
言諸公門東他國異爵者門西則門外之東爲諸公門  
外之西爲他國之異爵者又可知惟西方之位外弟言  
其位不言其人內則並不言其位敖氏呂士言之未知

是否鄭康成曰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總麻次卽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次賓爾少進蒔于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夫蒔于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拜特拜賈氏公彥曰旣云如外位又案外位主人之南有外兄弟其南乃有賓此內位主人之南卽有卿大夫不言兄弟者呂外兄弟雖在主人之南呂少退故卿大夫繼主人而言也云諸公門東少進者謂門東有

士故云少進少進于士此所陳位不言士之屬叟者案大夫家臣位在門右則士之屬叟夫在門右又在賓之後也云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者呂其云外位明拜之夫右還如外位也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者呂其大功已上親齋門外內位但主人哭則夫哭矣小功總麻疏故入卽進蒔于士之列也云異爵卿大夫也者呂主人是士明異爵是卿大夫也云他國卿大夫夫蒔于列者呂經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夫當蒔于士位也云拜諸其位就

經義考言說 卷二十一  
其位特拜者曰其異爵大夫卿大夫故知特拜者特拜諸  
其位也敖氏繼公曰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  
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西方者其士與旁三謂賓  
所立之方而三拜之也曰序言之先南面拜乃東面拜  
西面拜既則右還而入門也內位與外位同故上言其  
位是著其人曰互見之上言賓繼外兄弟此言卿大夫  
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曰上皆少退于主人夫互見之  
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  
與他國異爵者皆少進曰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西

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位大夫當如之也敵則  
先拜他國之賓惟謂異爵者若士則否曰其同國異國  
者皆同在西方之位又旅拜之夫不宐異也他國之異  
曰謂來聘若从君來朝者也凡凡諸公卿大夫也郝氏  
敬主人拜賓拜于門外也主人先就賓旁三面拜右還  
背西次南次東其位與門外同門外言位堂下言人義  
互見也焦氏曰恕曰愚案圖繪門外位主人即位于東  
方之比大夫在主人之南外兄弟又在大夫之南賓又  
在外兄弟之南俱西面與主人同其餘如他國異爵者

門西北面諸公門東北面相對分列者此外位則然也  
門內爲殯宮婦人在阼階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  
弟在主人之南卿大夫又在兄弟之南俱西面與主人  
同門西則他國異爵者門東則諸公之位也經言拜賓  
旁三者謂每旁三拜也外兄弟自上爲主人之屬者非  
賓也倘如敖氏先南面拜禮當先他國異爵者次本國  
諸公然一處門西一處門東主人不可當門而拜則少  
西卽不兼拜諸公少東又不兼拜他國異爵者若之何  
其可行也次東拜賓次西拜士經繫明文敖氏鑿空言

之恐或未然尔如鄭氏說者先西乃拜他國異爵者蓋  
西南面拜之次南乃拜本國諸公次北者拜大夫諸賓  
蓋東北拜之于是右還入門正與此圖合也且經只言  
旁三此三拜之三非三面之三則適值西方東面有賓  
大可西面拜之斯又敖氏之臆斷而暗合者矣非不可  
也卓案旁三之拜鄭氏得之而敖氏失之內外之位呂  
焦氏說推之理或然也西方遠于門故呂方言之下參  
據經參老及士位此卽其位文不具耳敖氏曰此士位  
非臆下疏云家臣在門右夾可从



月半不殷奠

敖氏繼公彙說曰案注曰此言士禮謂大夫卽有月半奠它寮所據也然夫未有曰決其是否姑存之鄭康成曰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賈氏公彥曰云下尊者曰下大夫曰上有月半奠故也郝氏敬曰殷盛也每月望奠如朝夕不殷奠也卓案月半不復如朔盛奠禮殺也士卑不得與大夫同是說本明敖氏于鄭義意專攻駁徃徃而然所不解耳

命筮者在主人之右

吳氏廷華曰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又云史練冠長衣曰筮占者朝服士禮未聞卓案下經云族長菴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元端也雜記云占者朝服此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元端彼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攷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弔服加麻雜記練冠長衣者此經文言大夫其臣爲大夫筮曰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筮者當从弔服加麻不得如大夫之史練冠長衣曰筮也

度茲幽宅兆基

基氏繼公彙說曰兆基未詳或曰當从古文𡵓兆字而其  
其夫宜作其屬下句鄭康成曰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  
居今謀此曰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孝經曰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古文𡵓兆基作期賈氏公彥曰引孝經卜其宅  
兆者證宅爲葬居又見上大夫曰上下而不筮故雜記  
云大夫卜宅與葬曰但此註兆爲域彼註兆爲吉兆不  
同者曰其周禮太卜掌三兆有玉兆瓦兆原兆者孝經  
註夫云兆塋域此文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兆爲塋域之

處義得兩全故鄭注兩解俱得合義郝氏敬曰兆猶初  
也死者久宅初曰兆基猶始也吳氏廷華曰度相度也  
宅在地故曰幽古文𡵓兆兆域基始謂兆域之始也  
卓案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  
荆澧郊祀志云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謂爲  
壇之塋域也此壇域塋界皆曰兆之義也孝經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註云塋墓界域也鄭注謂古文𡵓兆字基  
作其而猶釋之云幽冥居兆域之始是不然古文𡵓兆  
字之說也疏及郝氏吳氏說皆主兆域基始之義夫與

鄭合敖氏獨疑之是不信諸說而又云期夫宜作其屬  
下句秦論文法未合其杜撰穿鑿蓋夫不足據也其誰  
从之

考降

敖氏繼公彙說曰考降未詳或曰攷成也降下也謂成  
其下棺之事未知是否鄭康成曰考登也降下也言卜  
此日葬魂神上下賈氏公彥曰云魂神上下者總指一  
切神秦所偏指也郝氏敬曰考稽也洪範云明用稽疑  
降下也龜歸于土曰降張氏爾岐曰考父也降骨肉復

歸于土也沈氏彤曰鄭訓攷爲登呂攷降爲魂神之上  
下不若張氏骨肉復歸于土者之切但訓考爲父又與  
上其父之文相犯敖本亦正釋詁訓攷爲成最佳然謂  
成其下棺之事夫未穩順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則得之  
矣卓案訓登訓稽訓父皆非也當从沈氏成幽宅而下  
棺从張氏骨肉復歸于土融會二義呂兼之則不易之  
說也

